

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黄明安 著

袅袅炊烟 成了梦中的记忆
沧海桑田 我们魂归何处

湖湾歌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黄明安
著

湖耿湾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耿湾/黄明安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13.5
ISBN 978-7-5550-0059-4

I. ①湖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9738 号

湖耿湾

黄明安 著

责任编辑 林 滨

编辑助理 刘 炘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180 千字

印 张 12.75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50-0059-4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引子	1
一、水南婆婆一家子	5
二、队长这个人	43
三、水瑛和她的女儿们	87
四、异乡人飞歌	113
五、文风和弯勾	147
六、阿信和阿兰	171
后记	198



引子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个名叫湖耿湾的海滨村庄，流行一首童谣。这首不知从哪里流传下来的童谣这样唱道：

鸬鹚树上叫，鸚鵡树下跳。

先生爱放假，弟子爱玩耍。

童谣是用方言唱的，形象、押韵、入心。那时的孩子一年四季大都光脚，他们背着书包经过树下，拍着手跳着唱着放学回家。村道上尘土飞扬，田野里一片绿色。大人们在田间劳动，停下锄头看着孩子笑了。那时的田地是村里人合伙种的，几十户人家、几百口人，像一个大家庭。童谣的节奏缓慢，劳动的节奏也缓慢。日头也是慢慢地从东方升起来，经过一个蓝蓝的天，最后慢慢地落入西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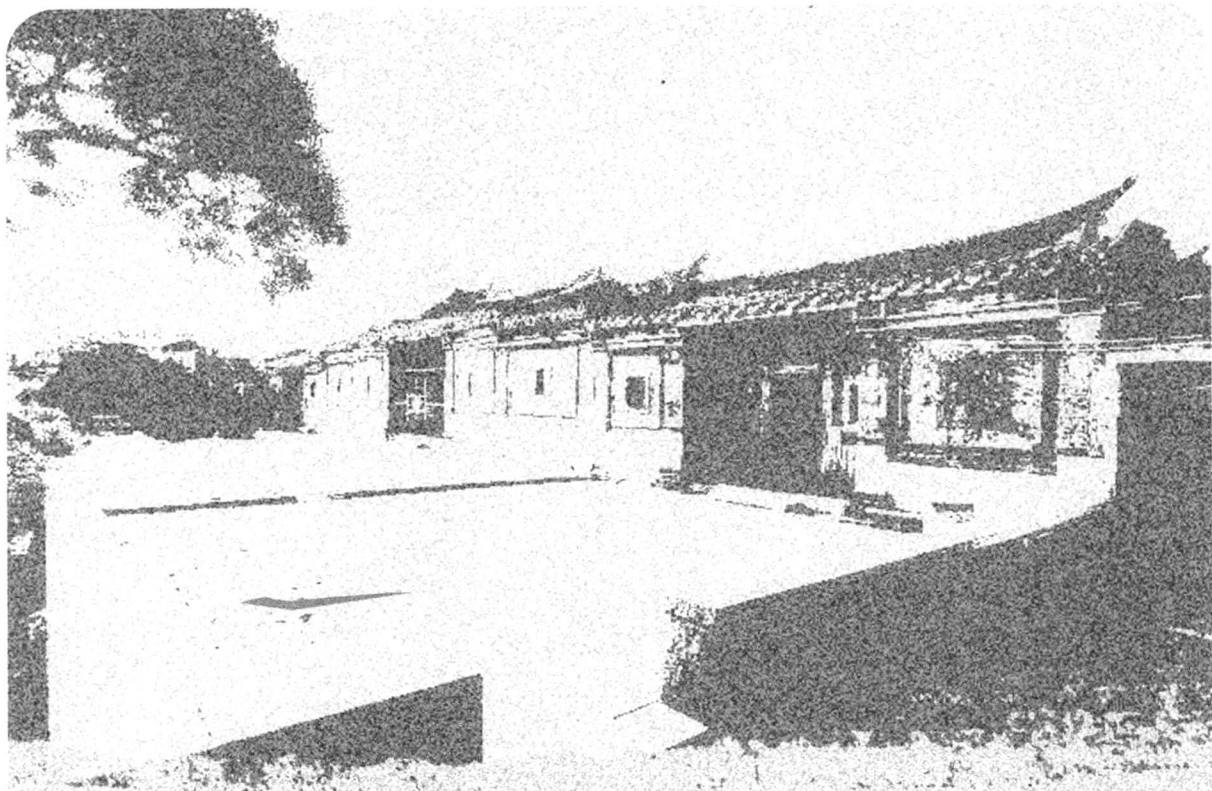
在红霞满天、暖风唱晚的时辰，可以看到村庄的房子连成一片，同一个朝向、同一个高度、同一个构造。不同的是有新有旧，大小不一。新房子很少，旧房子看不出年代，因为墙体是用石头砌的。这种石头呈青绿色，清亮好看，三十年一个颜色，过三十年还是那个颜色。村里人喜欢栽树乘凉，不喜欢房前屋后长草，因为草藏野物，让人难防。每家都有一个院子，可院子的门永远开着。每家都有一口水井，可并非每口井都有好水！

湖耿湾公认最好的井，是水南婆婆家的。水南婆婆家是村庄唯一的外来户，她家的井水清澈甘甜，让人喜欢。一年四季，无论雨季旱季，那水都一



湖耿湾

样丰润。有人说是井靠近水塘，有人说是井打得深，反正那口井从来没干过。水南婆婆行为有点古怪，可她从不阻止人们从她家打水。她养着一双孙女，大的叫花朵，小的叫花枝，长得水灵灵的。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家，又遭遇了一场不幸——



一
水南婆婆
一家子

香姑娘花朵在二十岁那年春天死了。她从水库里被人抱上来时浑身冰冷，她安静地躺在铁匠大憨的臂弯里，从湖耿湾北面的大荒山到家，一路上围观的人众多，连村庄的狗也在路旁翘首迎候。这是四月中旬的一个阴天。花枝妹妹见了姐姐当场晕厥过去。村庄五里之内的蜜蜂全都飞来了。它们盘旋在花朵的身体上空，发出“嗡嗡嚶嚶”的声音，任凭如何驱赶也没有离开。水南婆婆在那一刻突然失去哭泣的能力，让她意想不到的，她同时还失去咒语的力量。

“我这是怎么啦？孩子。”

当她看见无数的蜜蜂盘旋在院子上空的时候，她用最大的魔力发出咒语，居然没有一点神效。她小声地问小孙女花枝，花枝似乎没有听见。花枝摇晃着奶奶叫：“快哭出来！姐姐死了，您快哭出来！哭出来好受一点呀！”

“我这是怎么啦，孩子？”

花枝感到奶奶慢慢地衰弱下去，那样子像怀抱着一个孩子。“我年轻的时候曾咒死一头牛，前一阵子还咒死一只羊，现在连蜜蜂都咒不死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呀……”水南婆婆用耳语一般的声音喃喃说道，她那双眼睛迷糊地看着忙里忙外的人。她看到村里人把她的棺材从楼上搬下来，架在院子里的长椅上，装殓失水身亡的花朵。花朵躺在棺材的凹盖上，身体上空盘旋着无数的蜜蜂，它们在阴天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

“快点放进去，蜜蜂会把她抬走的！”

铁匠大憨在人群中大声叫道，他那双抱过花朵的手被蜜蜂叮肿了。花朵



湖耿湾

的身体散发出一种异香，香气弥漫在院子上空。香气穿过人群飘进奶奶的鼻腔里。水南婆婆突然间缓过神来，她慢慢地挣扎着坐了起来。她竟然推开花枝走进院子里。她站在枣红色的棺材前，对料理后事的人喝道：“都给我闪开！全都给我闪开！”水南婆婆的声音突然变得苍劲有力，带有一种不容违抗的权威性，“谁也不配动我闺女！”她伸手抱着花朵，抬起脸对众人说，“她还是处子，只有处子才会发出异香呀！”

村里人感到无限惊讶！老人的话总是疯疯癫癫的，在情理之中又出乎常理之外。花朵是水南婆婆的大孙女，她与石匠阿古相好。爱情如同一只百灵鸟，唱出最初最动人的歌。水南婆婆与阿古家缔结亲家，定亲时间达半年之久。去年冬天，阿古在娶亲前几天，突然死于水库工伤事故。花朵自从阿古被哑炮炸死后，神情变得恍恍惚惚，几个月没有好好睡过。当寒冬过去，春天如期而至，人们以为可怜的姑娘将度过苦难期，花朵突然从水库坝顶走下去，一步一步走向水里，走向另一个村庄……

水南婆婆为花朵做入殓美容，她梳理头发，清洗脸面，扑上一层薄粉，使她保持生前的清洁和美丽。花朵看上去像睡着了。她在奶奶的抚摩下终于被安放进去。村里人拉开可怜的老人，拦住披头散发扑上来的花枝，为红色棺材盖上了凹盖，围绕在上空盘旋的蜜蜂才渐渐飞散了。灵柩锁盖的时候，木钉发出冰冷的敲击声。人们发出一阵唏嘘哭声，仿佛叮当的击打声不是楔入木头，而是楔入所有人的心！

水南婆婆是一个神秘的女人。花朵死后半年，她都没有开口说话。村里人看她孤独的背影，叨念她家的不幸时，对她的身世有了不同的猜测：有人说她是从水路来到村庄的，那事与一艘台风中在湖耿湾海域触礁的船有关；有人说她是从陆路来到村庄的，他们的出现与一群流浪艺人有关；最后一种说法大家比较认可，他们说她反正是个来历不明的人，丈夫早年死了，留下一男一女，她把儿女带到村庄定居下来，后来居然结为夫妻。她家在省城有亲戚，在台湾也有亲戚，家庭背景非同寻常。这事只有队长知道，这事队长

不一定全知道。后来，家庭不幸出现了断代，花朵、花枝的父母相继死去，水南婆婆与孙女相依为命，她们家是村庄唯一的外来户，也是唯一没有姓氏的家庭。

水南婆婆一家三口，长年居住在湖耿湾的大水塘畔一座爬满牵牛花的院子里。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石榴树。每年秋天到来，树上挂满石榴果子。水南婆婆坐在树叶掩映的屋檐下，戴着老花镜纳鞋垫。她把牵牛花、石榴的叶片，还有围绕在上面飞栖的蜜蜂、蜻蜓，用各色丝线绣进鞋垫里。水南婆婆是个古怪而灵巧的人，她把做鞋垫的布片用糨糊粘起来，一片片贴在石头墙上晾干，她家的墙像一幅巨大的画，花花绿绿的，远看过去让人十分惊讶。每年她要为村庄待嫁的姑娘纳鞋垫，她对来取鞋垫的姑娘说：“你要出嫁了，我送你一双鞋垫，女人家呀，脚底精致日子精致啊！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村里人发现水南婆婆有神奇的本领，她的诅咒非常可怕，她发出的咒语使受咒者遭殃以至当场死亡。有一次，为了证实这种非同小可的魔力，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，把院里的一头羊当场咒死。那羊在骂声中口吐白沫，躺在地上，不一会儿就伸脚抽搐死了。此后许多年，她的死对头翠婆，再也不敢与她吵架。邻居的大婶大娘见了她陪脸相笑。花枝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受到铁匠大憨二儿子向日的欺负，水南婆婆拉着哭哭啼啼的孙女，站在他家院外发出一连串骂声。向日当晚高烧不止，大憨只好登门赔了不是才算痊愈。

花朵、花枝姐妹长到佳年妙龄，脸蛋姣好，身段绰约，浑身还会散发出一股香气。她们走到哪里就把香气带到哪里。这事成了湖耿湾的一大奇迹，在那个年代散布到四方去。有的男人被这种香气所迷惑，先是吸一吸鼻子，接着眼睛出现眩晕之色，就会迷迷瞪瞪跟她走。后生仔成天围绕在这一对姐妹周围，跟在她们的身后，寻找机会套近乎，想方设法献殷勤。花朵、花枝像一对蝴蝶，在爱慕的目光里翩翩起舞。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她们家的院墙窗户外面，常会响起各种各样的动物叫声，这让有早睡习惯的老人尽添了烦恼。水南婆婆点起了灯火，操起木杖打开大门，站在院子当中大声喝骂。有



湖耿湾

一次居然有人挨了诅咒，从院墙上跌落下来。那是一个人称“小憋子”的后生，暗恋上香姑娘花朵。他学的是野鸽子叫，可心中的姑娘没有回应，他反而摔断了腿。两家大人闹到镇派出所，最后队长出面调解才算了事。

自从那次事件之后，花枝对水南婆婆的本事深信不疑，她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村里人都说你本领大，你咒人真的很灵验呢！”水南婆婆说：“那都是为了你们，我不下毒咒，谁还怕咱孤苦伶仃的一家子。”花枝说：“奶奶，我看您老心好，您看那家伙摔断了腿，也怪可怜的，今后您能不能少骂人？”水南婆婆突然愤愤地说：“那是他自找的，谁叫他夜晚偷摸人家的院落！”水南婆婆说话时眼泪流了下来，她又哭哭啼啼地诉说起死去的亲人，对自己的身份深表愤慨。“咱们是外来户呀，谁都想欺负咱们，我这心不硬，会被人踩在脚底下！”水南婆婆说到最后的时候，牙齿发出咯咯声，她挥着手威胁道：“以后谁敢招惹你们，我要诅咒他下地狱！”

花枝失去姐姐花朵之后，得了一种奇怪的月晕症。每一个月圆之夜，她都彻夜未眠。起先，奶奶以为小孙女思念姐姐忧伤过度，可是这种病在月亮转亏后不治而愈。她用一种古老的方法医治花枝的病：她从山上采下来几种有香气的植物，用晒干的花朵和果实装成枕头，它们合成的浓郁的香气使白猫瓜瓜昏睡不醒，可是花枝还是没能睡进去。她一直只睡床铺的一半儿，另一半儿空荡荡地留在月光之中。花枝斜躺在床上，守候着窗前的朗月，听月光“哗哗”地响着。月光像湖水一般轻轻荡漾着。花枝的身体飘浮在月光之上。那感觉既清醒又冰冷。水南婆婆只好换了另外一种方法，她到处寻找会犯困的植物，她用合欢树的小羽片、与酢浆草、白屈菜、羊角豆合伙煮成汤，让犯有奇怪心病的花枝当药喝。她把夜晚睡起来像个小老头的胡萝卜花，炒成盘菜让花枝配饭吃。花枝在吃这些植物时总是笑个不停：“奶奶，你是开药铺的中药师吗？不然咋知道这么多的花花草草？”水南婆婆说：“这些花草昼开夜合，哪一样我老太婆不知道？我正在揣摩着，要不要给你喝睡莲花的甘露水，这种花蕊水有奇效，只是喝多了会得花病呢！”花枝一下子

来了兴趣，她缠着奶奶问：“什么叫得花病？我不怕，我要喝！”

水南婆婆拗不过花枝的性子，早晨在水塘里采集到几滴睡莲花花蕊的露水，滴在井水里让花枝喝下去。当天晚上，花枝果然睡着了。老人家高兴极了。可是子夜过后，花枝又醒转过来。花枝醒来后就再没有睡进去。她抱着枕头静静地看着窗口的月光，一手轻轻地抚摩着白猫瓜瓜。瓜瓜的白毛有月光一般的光泽，它静静地睡在月夜的中心，发出“滋儿滋儿”的呼吸声。树枝在月光下留下斑驳的影子，如藻荇交横，一片空明，然后爬到黄色的石头墙上。花枝想唱一首歌，歌曲到了嘴边的时候，那词儿又忘了。

当水南婆婆用第三种方法医治花枝时，花枝说：“奶奶，你不要白费心思了。”她异常灵敏的感觉奶奶正在悄悄地念催眠曲。奶奶打开房门，花枝对她说：“我睡不着觉，是因为姐姐通过月光跟我说话，你要让我睡呀，就得把窗口的月光拿掉。可你能拿开窗口的月光，你能拿开外面的月光吗？说到底——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。”花枝温柔地安慰奶奶说：“过几天月圆转亏时，我自然会好起来。况且不睡觉也无大碍呀，您练咒语的时候，不是几天都不吃不喝吗？我几个晚上不睡觉，说不定也能变化出什么神通来。”水南婆婆说：“孩子，你可不能跟我学，你年纪轻日子长，你要好好照顾身体，奶奶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，你若有个好歹，叫我可怎么活呀！”

水南婆婆为了让花枝散心去，叫她参加夜校听课。那时候乡村女人文盲多，政府出台了扫盲政策，村里办起了民办夜校。水瑛是小学吴校长的大女儿，她嫁给铁人二郎后，担任了夜校唯一的老师和校长。花枝吃过饭去了夜校，水瑛感到有点意外：水南婆婆家的女儿，论文化都可当老师了，哪里还要来上夜校？这不仅因为花枝聪明伶俐，还因为水南婆婆比谁的文化都高。水瑛创办扫盲班的时候，心里起先没有多少把握，她其实书也念不多，可因为父亲是校长，她比别的孩子多读了书。当她嫁到湖耿湾后，发现左邻右舍的女人还有很多文盲，她们年龄大小不一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十分可怜可惜。队长创办夜校的时候，水瑛被人推举为教师，其中最得力的举荐人，就是村庄的老太水南婆婆。



湖耿湾

“你放心教她们吧，有不懂的字，拿过来问我。”水瑛有了水南婆婆做后盾，也就大胆地把班办起来。

夜校只有十几个学员，她们是铁匠大憨的老婆玉珠、理发匠洪丹的老婆秀娥、童养媳贝贝和琦琦，以及几个上了年纪还想识字的女人。金彪的老婆银锁，锦天、锦地的老婆麦香、穗儿，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。她们是水瑛求告了队长才让加入的。“她们家虽然身份不好，可是女人的命都一样的，你最好让她们也来认几个字吧！”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女人们早早安顿好家务事，相互吆喝着来到队部。水瑛站在台子上说：“识字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只要坚持学它半年，我保证教会你们读报和写信。”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太阳，又画了一个月芽儿，分别在旁边写上“日”和“月”，“这字不是画出来的吗？”她引导大家识字，又写了“雨”字，问大家像不像下雨了，大家齐声说像呀像天下雨啦！她写了“笑”字，问像不像笑呀，大家齐声说像呀看字的眉眼都是笑的。她写了“哭”字，故意把上面两个口画成圈，问像不像哭呀，“你们看，两眼睛下流一滴眼泪，不是哭还能是什么呢？”女人们被她的形象教学法激励着，用铅笔颤抖着在纸上写下了字。

花枝坐在教室里，她人跟大家在一起，可心还沉浸在痛苦之中。她说：“老师，这哭不一定非得流眼泪，不是吗？”水瑛看了看她，无限温柔地说：“当然，不过我觉得哭最好还是流眼泪，泪水也是苦水呢，哭出来好点呀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”女人们同情花枝的不幸，她们附和着老师的话，同时安慰着花枝：“人死不复生，你就不要老糟蹋自己。”“你姐若灵魂有知，她也要你好活呀！”“什么狗屁好活？是好死不如赖活！”花枝站起来，默默地走出了教室，她不想在那里待着。她穿过黑夜走在星光闪烁的夜幕下，她回到家里横身躺在床铺上。她想大哭一场，可任凭怎么样也哭不出来。她只感到一颗心又冷又痛，好像它已经碎了一样！

水瑛送走花枝后继续上课，她在黑板上画上一画，“这叫一”，画上两画，“这叫二”，画上三画，“这叫三”。童养媳贝贝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我知道了。”水瑛问：“你知道什么啦？”贝贝“咚咚咚”跑到台子上，在三字下

又添上一画说：“这一定是四了，对不对？”水瑛和几个识字的学员全笑起来。水瑛问：“那五怎么写呢？还有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以至几十、几百、几千万怎么办呢？”贝贝知道说错了，站在上面痴痴地笑着。水瑛摸了摸她的头让她下去。“可话又转回来，识字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不然千古怎么说‘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’呢？你们知道，这读书的高在哪里吗？”

那天晚上，女人回家跟男人换了一种睡觉姿势，她们亲自体验上下的不同，乐得男人在她们的屁蛋上拍打着，“咦，你这臭婆娘学习了，真跟没有学不同呀！”过后不久，让男人想不到的除了身体姿势外，女人们的心性也变化了。读了夜校的女人，眼睛好像开了，胆子好像大了。她们慢慢地变得爱跟男人较真儿，凡事爱讲道理摆谱儿，不再那么听话驯服了。铁匠大憨再撒脾气骂老婆玉珠，玉珠居然扬言要告他。“你到哪里告我呀？”大憨有点傻眼了。“我到队长那儿告你，我到工作组那儿告你！我告你不把人当人，告你欺负人压迫人呀！”大憨大骂：“你反了！你有本事给我站着尿尿！”大憨追打他的女人，玉珠跑得像只野鸭子，她还没有挨拳头，声音就叫得像牛一样，田野里的人都笑起来。大憨气冲冲跑到队长面前：“队长，这夜校不要办了，再办下去翻天了！”队长在田头上吸着烟，他深吸一口气吐出来说：“大憨，现在妇女解放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水瑛下巴倚着锄头说：“大男人打女人才算本事，不然怎么还是男人呀？”几个夜校的学员趁机把大憨嘲讽了一顿，大憨耷拉着脑袋蹶在地头，他接过烟筒抽了起来，他吐出的烟把脸庞都蒙住了……

秋天来了，花枝的病情不见好转，她形容消瘦，人像一个影子一样地晃荡。她呆呆地站在家门口，看湖耿湾的孩子放风筝。这时候天空显得特别高，云也特别白，一丝一丝在蓝天飘，孩子们扎起了一个个风筝，一人手上抓着一个风筝，在田野里不停地奔跑着。领头的是小冤家向日，这个小她两岁的少年长得瘦瘦条条，在小镇读初二，整天在村庄里闲游野逛，像只野狗一样惹是生非——